

博物馆为什么要为“90后”老顽童办展?



戴明贤



《杜若观风集》册页是戴明贤请诸老所写，由黔中文化大家陈恒安先生亲自题名



展览开幕当天，戴明贤向贵博无偿捐赠书画、篆刻等21件套作品

庄子笔下“乘天地之正”的逍遥，贵州省博物馆用“艺文展”做了另一种呈现。近日，贵州省博物馆策展团队耗时2年的筹备，在2025年末推出“逍遥游——戴明贤艺文展”持续“刷屏”贵州文化圈，开展两天吸引10894人次观展。

1935年生于安顺的戴明贤，今年成为地地道道的“90后”。这个带着网络感的称呼恰如其人，90载人生里，他既是学者，也是“玩家”。

他的社会身份，是当代文化名人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西泠印社社员。艺术创作包括文学、戏剧、书法、篆刻多个领域，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、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型艺术家。

他的“朋友圈身份”，则是作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、剧作家、画家，没有科班师承，却将每一项技能玩出专业高度，用当下流行的话说，他是当代贵州文化界罕见的“六边形战士”“斜杠青年”。

将展览取名“逍遥游”，是对庄子“无所依

而游于无穷，无所待而求自适”的凝练。戴明贤把它翻译成更生动的“偷着乐”——精神不被外物捆，不等别人夸，自己觉得痛快就够。

这样一份自在丰盈的“逍遥”从何而来，又将向何处延伸?

展览从“石城：不舍不离的故土”“文脉：不断不息的长河”“艺文：自在逍遥的乐土”三大版块。汇集戴明贤各时期创作、现当代文人作品及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文物260余件。既有戴明贤各个时期的文学手稿、书画、篆刻、信札，也有贵博馆藏清代学者郑珍、郑知同、近代学者陈恒安、刘知白等字画手稿与著作。

在展出的信札中，观众可以看到戴明贤和陈恒安、徐无闻、谢孝思等友人的笔墨往还。这样的“聊天记录”，可见他们切磋艺事、推敲字句、自在交往的一面，观众能从真挚从容的小切片中，一窥贵州现当代文人群像及艺文面貌。

而一本戴明贤珍藏，绵延30年的《杜若观风集》册页，更是集结十余位艺术大家真迹，堪称当代贵州文化界的“神仙合集”。

在“诗书画印”中，戴明贤最早喜欢印章，

之后开始写诗词、小说。30多岁在陈恒安的指导下，他开始临写碑帖，篆刻和书法真正步入门径。他常说，“诗、书、画、印我都没有下过循规蹈矩的功夫，都是在欣赏的基础上自己瞎捉摸。”

在戴明贤的“逍遥”哲学里，最动人的不是“无所依”的超脱，而是“偷着乐”的通透。展览也以诸多可爱细节呼应着他这份“不端架子”的真性情。

如朋友给戴明贤一家画的卡通画像，消解观众对文化大家的心理距离；他画的《背妹妹》《吧儿狗造像》《我不叫天就不会亮》《我不管你们围观咋玩咋玩》等作品上的诙谐题跋，让观众对这个文化大家，落地成为让人会心一笑的“老小孩”。

“为什么给当代文化名人办展?”面对疑问，贵州省博物馆陈列部助理馆员、策展人谢莹盈的答案很“博物馆”：“我们要做的不是一次性活动，是正在发生的文献记录，让今日的展览成为明日的文献。”

对此，策展团队通过文学手稿、信札、书法、印章、绘画等多维度展品的并置，构建起戴明贤的“立体创作档案”，通过全面的学术

梳理，将其个人成就与黔地文脉深度绑定，在呈现贵州文化的精彩记忆的同时，使展览成为研究地域文化传承的样本。

“其实展览的价值，最终要靠观众完成。”在谢莹盈看来，文化回望从不是怀旧式的“向后看”，而是在快节奏的当下，为心灵寻找向内扎根、自在生长的力量。

为当代地方文化名人举办展览，也是省级博物馆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维度、深化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实践。

“戴明贤先生是地域精神、审美趣味、价值观念在当代的具象载体。”在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甫

看来，展览系统呈现其创作脉络、思想轨迹与社会影响，本质是对“地方文化如何在当代延续与创新”的生动回答：“大众通过了解同乡名人的奋斗、坚守与成就，更易产生文化归属感，尤其对青少年而言，这是乡土教育的鲜活教材。”

而展览也是贵州省博物馆“以展促征”的重要一步。

开展当天，戴明贤向贵州省博物馆无偿捐赠书画、篆刻等21件套作品，为地域文化留下兼具艺术高度与时代温度的“活档案”同时，成为丰富当代地域文化表达的拼图。

这份慷慨，恰是他“无所待”精神的生动写照。戴明贤说，年少时他感谢有父母，成年后感谢有妻子，老了后感谢有子女，现在感谢有朋友，“尤其是年轻的朋友。”

这份对年轻朋友的珍视，恰与他“无所待而游于无穷”的逍遥心境相映成趣，而入藏博物馆的作品，更像是一份不设门槛的邀约——2026年2月26日前，不妨走进博物馆，从这位贵州“90后”老顽童的笔墨岁月里，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“适意”与自在。

据贵州卫视

文化长廊

与绿色共鸣 与城市同行

贵阳交响乐团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侧记

2025年12月31日晚7时许，南明河畔的贵阳大剧院，陆续迎来满怀期待的乐迷。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人们奔赴一场与音乐、与新年的约会，奏响新年的序章。

新年音乐会是贵阳交响乐团的跨年传统，几乎年年如期而至。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，鲜花装点着舞台，乐团的女演奏员换上彩色的华服，男演奏员们戴着红围巾，一改以往庄重严肃的形象。舞台上醒目的金色“2026”字样，提醒着所有人：新旧交替的时刻，即将在乐声中到来。

贵阳交响乐团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由乐团音乐总监、指挥家张国勇执棒，携手女高音龚爽、男高音王川、男低音关致京及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、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、烁果·艺鸣合唱团，约240人的编制，从晚上8点持续至次日凌晨，以两场横跨中西、融贯经典的音乐盛宴，与累计1200余名观众辞旧迎新。

这场音乐会，不仅是跨越十五年的经典重现，更是与时代同频的当下见证。

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，今年的跨年音乐会是中国著名指挥家、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张国勇时隔15年，再次演绎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唱剧《森林之歌》。据介绍，张国勇是目前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最佳诠释者。

“15年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听众的审美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。”张国勇说，过去15年，中国观众通过接触大量世界一流名团，审

美水平获得了巨大提升，乐团也已不能用15年前的标准来衡量。如今见多识广的观众，对艺术呈现出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期待，这促使艺术家必须不断精进。

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男中音张志远、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副主任兼合唱团团长马睿均直言，这是一场极具分量的演出。贵阳交响乐团首席张金茹更是难掩兴奋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演奏清唱剧《森林之歌》，这样的演出阵容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。”

这场音乐会，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，亦是与“林城”贵阳生态理念的共鸣。

贵阳素有“林城”美誉，森林覆盖率超55%，是中国首个被认证的“国家森林城市”，亦是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的举办地。张国勇表示，《森林之歌》紧扣“绿水青山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这与贵阳“林城”的美誉及“生态贵阳”的城市定位高度契合。来到贵阳八年，他深切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山水秀美，此次音乐会的绿色主题，正是贵阳城市形象的自然延伸。

当合唱团唱起“给祖国披上森林的外衣”时，音乐与城市的绿色基因产生了奇妙的共振。

舞台之上，60名来自贵阳本地的童声合唱团团员，更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。他们身着统一演出服，站在舞台二楼，宛如一片稚



新年交响音乐会现场



张国勇

嫩而挺拔的“小树林”。在第四乐章登场的他们，用清透纯净的嗓音演绎旋律，短短不到三分的演唱，却仿佛让整个音乐厅都萌发出蓬勃“绿意”。

为了这三分钟的演唱，孩子们训练了两个月。

12岁的合唱团成员秦钰函说：“在我心里，这是一首充满生机的曲子。用音乐跨年，这真是难忘的一天。”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男中音张志远表示，童声合唱宛如春天嫩芽般清新、充满希望的音色，是整场音乐会中最动人的表达。

这场音乐会，更是一场多方因音乐而聚的跨年之约。

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、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都是贵阳的“老朋友”。为了此次演出，两个合唱团早在11月初就已分别在西安、兰州启动排练。

“早在4年前我们就来过贵阳，和贵阳交响乐团合作过很多次，从《黄河大合唱》到贝多芬的交响乐，再到这次的《森林之歌》，每次合作都印象深刻。”马睿坦言，每次来到贵阳

都备感温暖：“就跟家一样，熟悉的乐团、热情的观众，让我们完全没有身处外地的陌生感，反倒像在兰州本地演出。”他更是由衷赞扬：“我认为贵阳的观众是最棒的，他们的热情总能感染我们每一位表演者。”

观众席中，也不乏远道而来的知音。有观众提前一个月就买好了票，他说：“来贵阳听交响乐跨年，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。”

跨年之夜，乐声悠扬。来自各地的表演者与观众一同沉浸在音乐之中，在“森林”交响里，迎接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年春天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
(图片由贵阳交响乐团提供)